



在北京相遇

叢林中 曹頌林著

北京出版社

在北京相遇

翁 林 中 著
通 林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中篇小說生动地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位英雄的母亲，突然和她一別二十多年的兒子在北京相逢了。故事情节便是在他們母子倆会晤前后展开的。母亲原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她在吃人的封建势力压迫下，不得不与心爱的兒子离別。她和無數的农村革命妇女一样，在党的教育下参加了革命，坚决地和封建主义、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。可是，兒子林毅并不理解母亲。由于封建势力的造謠、污蔑和林毅悲惨曲折的生活遭遇，使他从童年起便对母亲产生种种的誤解，这种誤解一直存在他的心中。因此相逢的时候，母与子都经历了一场异常急剧的情感風暴的襲击，最后誤解冰消了，兒子终于理解了自己的母亲。

在北京相遇

曹頌林 著 張大國 繪圖
孫洪緒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號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號

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48 · 印張：1 13/23 · 字數：28,000

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20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0071·294 定價：(6)0.14元

黃昏時候，報社的五樓上有三個青年人憑窗向外眺望着，這就是青年記者林毅和他的朋友。這三個人都沒有講話，仿佛剛剛講過了什麼事情而暫時陷入了沉思，又好像三個人都專心一意地欣賞着窗外黃昏的景致。

太陽落山了，城市的燈火還沒有點着，從高處下望，整個城市的輪廓已經不很分明了。微黃的晚霞和淡藍色的煙霧，籠罩在北京城的上空，景山高處的萬春亭和北海的白塔尖端漸漸被夜色淹沒了，半城綠樹，給黃昏塗上了一層濃重的海的顏色。

“說吧，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兒？”其中一個說。

“還是讓他從頭講吧，來，都坐下！”另一個人說。

林毅呢？他没有回答，侧身坐在宽宽的窗台上，半面向着窗外，两颗很明亮的眼睛，向远处探望着……

他在思索什么呢？为什么迟迟地不开口呢？他是不大喜欢回想往事的人，因为，那对他净是些痛苦的记忆，而现在，往事一桩桩、一件件都不由自主地涌到林毅的脑子里来了……他很小就没有父母了，祖母死了以后，他就是一家大印书馆里当杂工，那时候他才十五、六岁。以后又做过校对，后来失业了，他到处流浪。为了活命，他卖过报、捡过烂纸，偷过东西，住过监狱，被污辱过也被损害过，总之，他的童年是不幸的……可是，他毕竟找到了光明的道路。

“我真是幸运啊……”林毅忽然地冒出了一句，他接着有点激动地说，“你们说，若不是我流浪在上海时偶然帮了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忙，后来我能够在秘密印刷所里参加革命工作吗？我怎么能像现在这样，加入了党，又作了党报的记者呢？”

“哎，这些你都說过多少遍了，你不是說‘有重要的新聞’要談么？你……”一个朋友說。

“別岔他，你讓他說下去！”另一个說。

这三个朋友又靜默了，林毅点着了一支香烟，烟头在黑暗里一閃一閃的，不知什么时候，黄昏已經悄悄溜走了，夏夜的天空中出現了第一顆星星，这时，他开始講他的故事了……

一

我还是从头講起吧！

那天，就是全国軍烈屬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三天，我領下来任务，已經把采訪工作准备好了。那天是星期六，小雯，就是我和你們講过的在北京大学讀書的那个姑娘，晚上十点打电話約我明天七点鐘到北海公园去。我也奇怪，她这么晚跑到城里来了？剛要問，她已經把电話挂断了。第二天我兩点鐘就醒了，

昨夜虽然睡的很晚，但却分外有精神。你們別笑，人在初恋的时候，心总是不能平靜的。

我沒有乘車，沿着南長街一直走到北海。七点多小雯来了，我們沿着公园里僻靜的小路走去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看她今天特別高兴。黑黑的眼睛放着光彩，甚至連長長的睫毛也挂着笑意。

談了一会，我問她：“你有什么喜事了，这么高兴？”

“你呢！不高兴么？”她反問我。

“高兴！同你一样高兴。”我也愉快地說，“小雯，下个礼拜我大概沒時間找你了，我要采訪全国軍烈屬代表大会，要白天黑夜的忙了。”

“真的嗎？你也采訪这次會議，”小雯隱藏不住內心的高兴說，“真巧，說不定我們还能常常見面，我領你去見一个人。”

“見一个人，什么人？这么神秘？是模範人物嗎？”

“又是記者的一套，你以为只有模範人物

才配你去采訪嗎？”你們听，她多厉害。

“不，”我連忙解釋。她什麼也不管地說下去：

“告訴你，她是个平常人、普通人，怎么样？”嘿，她居然和我严肃起来，嘴角頑皮地翹着，并且迅速地瞥了我一眼。

別看小雯年輕，她很小就参加游击队了。我很喜欢她，跟別的女孩子一样，温存、天真，但也挑皮，有时候甚至也很厉害。我連忙說：

“誰呢？我可以見見嗎？”

“你猜，猜不到吧！我母亲。”

“你母亲来啦，你怎么不早說，她在哪儿？”

小雯微笑地說：“就在北京，并且就是全国軍烈屬代表大会的代表。”

“代表？”我兴奋地問，心里倒很想去看看小雯的母亲。我听小雯講过，她母亲是一位共产党员，有名的游击队的母亲，不論是从前还是現在，母亲在乡里都有很高的威

望，那确实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不平常的母亲。

我接着說：“那真巧，我一定第一个訪問她。”

小雯嘿嘿地笑了，搖搖頭說：“你能不能就当不是記者那样去看看母亲呢？”

我說：“当然可以，但我的确是一个記者啊！我有責任把母亲的事情告訴給報紙的讀者。真的，你得先供給我一点材料，使我对母亲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，行不行？”

你还要了解些什么呢？記者同志！”小雯俏皮地說。



“什么都行，講講你知道的故事吧，你怎么老是把我看做是一个記者呢？我也應該了解母亲的呀！”

小雯又笑了，她說：“母

亲的故事真是太多了，都告訴你准可以写一本書。”她停了一下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說：“有一件事我一直記着，現在想起来，还觉得有趣。”

我們繞过長廊，在湖边的一角站住了，我扶着欄杆繼續听小雯講下去。她說：“那大概是四六年，有一次一个游击队的姑娘到母亲家里来，第二天天摸黑，就要回到山上去。剛一迈出門坎，一队白匪正从屋后的山凹走进村子，其中有几个正对着我家門口的晒禾坪走来。那姑娘一下慌了，心里頓時像擂鼓似的，一个劲跳。想往回跑吧，准会給發現的；如果迎上去，她怀里別了一支白朗宁，一翻开藍布衫就全完了。正發呆，猛听背后母亲大声喊道：‘你又到哪去閑摆！吃飽飯一抹嘴就想走，你給我回来！’姑娘回头一看，母亲滿面怒气，因为緊張，嘴唇都抖动了。她立刻以假做真地撇着嘴巴說：‘人家有事嘛！’母亲沒容分說，噼啪地打了她兩個耳光子說：‘回去！十四、五岁的姑娘就知道串門子，人

家早都拿得起放得下了，看你，像个什么？缸沒水了，不挑滿一缸水，哪兒也別想去！’母亲一口气数道下去，那姑娘趁势甩了一下袖子，頓了頓脚，滿臉不高兴地走进門里，很快藏好手槍挑起水桶走了……哎呀，那时我真出了一身冷汗！”

小雯談的很随便，話語里滿含着对母亲的摯愛。她說：“母亲从不罵人，这一次，把



隔鄰王大嫂罵兒子的話全用上了，罵的真好！”

我也笑了，便說：“要不是臭罵一頓，那姑娘還不給抓到牢里坐老虎凳去了。”

小雯听

了我的話，沉吟半晌說：“母亲可是坐过老虎凳。”接着小雯講起了四八年發生的一件事。

那是白匪逞凶的日子，白匪軍成天村里進村里出，搞什么“十字圍剿”，可是到哪兒，哪兒都扑个空。他們惱火了，大大小小抓了一大批所謂“嫌疑分子”，母亲也給抓到县里去了。

小雯帶着一點神秘的口吻，非常有兴致地說：“我后来听母亲講过她被审問时的情形，母亲真有办法。一个白匪軍审問她：‘你們那兒有沒有間諜？’你猜母亲怎么回答，她說：‘我們用碗、用筷不用碟！’一个軍官一听就發火了，气势汹汹地喊道：‘胡說！你們那兒有沒有共匪的密探？’母亲裝得呆头呆腦的样子說：‘我們耕田的不燒炭！’这时，咄！白匪軍官拍了下桌子罵道：‘你这个老不死的老混蛋，你們那兒有沒有共产党，紅軍，紅的！’母亲嘴角冷笑了一下正經地說：‘紅的？沒有！我們的田地全是黑的。’真是好笑，那些家伙給母亲弄的硬是沒有一點办

法。后来他們看軟的不行，就又来硬的：刺指甲，灌辣椒水，严刑拷打……母亲都挺过去了，什么都沒有說。那些草包們抓不到口供，只好把母亲放回来了。唉，母亲这一輩子是吃过不少苦头，受尽了各种折磨；可是她都忍受过来了……这些，講也講不完，你还是亲自去訪問她吧，她講起来比我生动。不过，我先告訴你，母亲不很喜欢講过去，講自己，这可要看你記者的本領了。”

我沒有立时回答她，通过小雯的講述，在我的腦子里漸漸出現了这样一个年老的女共產黨員的形象，就像我們記熟了的許多革命故事中的母亲一样，她是一个受过許多折磨的坚强的女性。

我看見小雯的臉頰微紅，兩只明亮的眼睛显得非常溫柔、深沉而又閃动着驕傲的光。是啊，她定是沉浸在母愛里边了。我吁了口气說：“你真幸福，有这样一位母亲，我真有点妒忌你了。”

大概是我当时的神情有点憂郁，想起自

己的母亲来，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沉重了。

小雯玩笑地問我，“怎么啦，也想媽媽啦。”

“不！”我慢吞吞地說，“你的母亲是个可尊敬的人，你是幸福的！可是，世界上的母亲并不全都一样；也有这样的母亲，因为挨不了飢寒的生活，她慫恿自己的丈夫去偷、去杀人；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，她可以再嫁人，抛弃了自己亲生的兒子，讓他到处流浪，去当扒手，坐監獄，变成一个下流的东西。母亲这两个字对你是神聖的，对我，那太可怕了……”

我当时有点激动。我不常对人講起这些，但听了小雯講她的母亲以后，一种很坏的情緒侵襲了我。

小雯靠近我說：“林毅，你怎么啦，算了！別談这些吧，……我还有好消息要告訴你呢，嗯！”

我知道，小雯是怕触到我的疼处，怕勾起那些不幸的身世使我难过。我翻过头来微

笑一下說：“沒什麼，談起這些，我總是好激動。其實，我平常倒很少去想過。我們划船去吧，……你說有什麼好消息，告訴我。”

在船上，我完全平靜下來，心情愉快、爽朗，可是小雯的什麼消息却又不說了。我威脅地把小船弄得左右搖擺着，她告饒地說：

“我說，我說……看你，真壞！”

“說吧！”

“昨天晚上我和母親談了半夜，我在城里住的。我已經把你介紹給她，她說她很想看看你，她還說……”

“還說什麼？”

“她說一聽就有点喜欢你。”小雯害羞了。

“啊！太好了，我們現在就去拜訪她，走！”我打算把小船划到對岸去。小雯嘻笑地說：

“你這個人，真沒辦法！她們給一位首長請去做客了。”

也許是新聞記者的敏感或者別的成分，我急于想見見這位母親。

二

第二天我就到西郊賓館去了，因為代表們都住在那兒。我找到小雯告訴我的房間號碼，在門上輕輕敲了几下。門一開，在我面前站着一位年老的婦女。她惊奇地打量着我，疑惑地問道：“你是……”然後慈和的却帶幾分詫異的神情笑了笑說：“林同志嗎？進來吧！”

職業性的習慣，要求我迅速地去了解一個陌生人，甚至在最初見面的一剎那，我就習慣地去觀察她的言談、風貌以及面部表情，並且設法猜測她的性格和癖好。

這是位五十多歲的老媽媽，也許是因為小雯的緣故，內心里禁不住對她產生了一種敬仰的情感。她的面孔清瘦，滿臉皺紋，眼睛里含有一種老人的疲倦；然而當她望着我時，兩只眼睛平靜得像沒有一絲波紋的大海，使你覺得親切、溫暖。那不是朋友的眼

睛，也不是首長的眼睛，而是一雙特有的母親的眼睛……總之，在還沒有開始說話以前，我就已經非常喜歡小雯的母親了。

坐下來之後，我總覺得小雯的母親不住地打量着我的面孔，好像要在我身上發現什麼稀有的東西。為了打破初會面的僵局，我問道：

“伯母，小雯沒來嗎？”

“一會就來的，”她省悟過來說，“我听小雯講過你，說你在報社工作。你們認識很久了？”

我說：“是啊，還是去年，我去她們學校採訪過一次，那時候小雯是团支部書記，我們就認識了。”

我們就這樣開始談起來了，她開始問起我的身世、我的經歷。我心里想，也許她真的像小雯說的那樣，有點喜歡我了。

“你真是南方人嗎？”這已經是她第二次問我了。

我笑着說：“伯母，那還能有錯！我們是